

科幻世界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
世界科幻大奖星云奖提名作品

THORNS 荆棘

[美] 罗伯特·西尔弗伯格 著

曾平凤 译



ROBERT SILVERBERG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荆棘

THORNS

美 | 罗伯特·西尔弗伯格 著
曾平凤 译

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荆 棘 / [美] 西尔弗伯格 著; 曾平凤 译.

- 成都: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6. 4

(世界科幻大师丛书)

ISBN 7-5364-5936-X

I. 荆… II. ①西… ②曾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5949 号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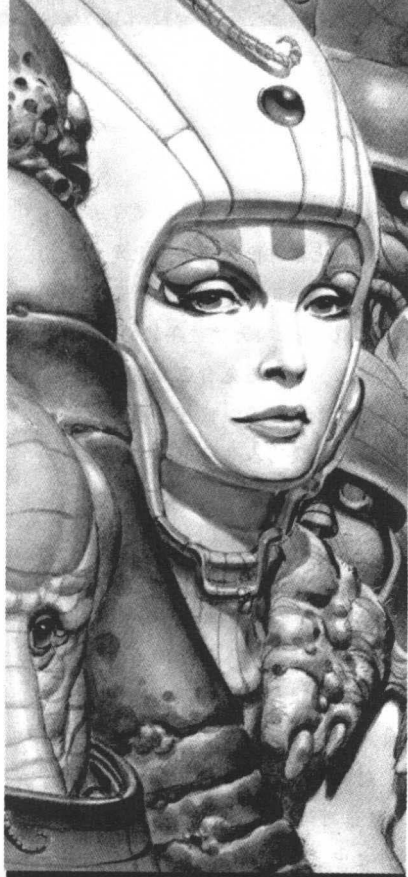
荆 棘

著 者 [美] 罗伯特·西尔弗伯格
译 者 曾平凤
主 编 姚海军
责任编辑 丁大镛
封面设计 张城钢
版面设计 张城钢
责任出版 周红君
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: 610031
成品尺寸 203mm × 140mm
印张 6.5 字数 120 千 插页 2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06 年 4 月成都第二版
印 次 2006 年 4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印 数 1—7000 册
定 价 16.00 元

ISBN 7-5364-5936-X/I·96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罗伯特·西尔弗伯格和他的 《荆棘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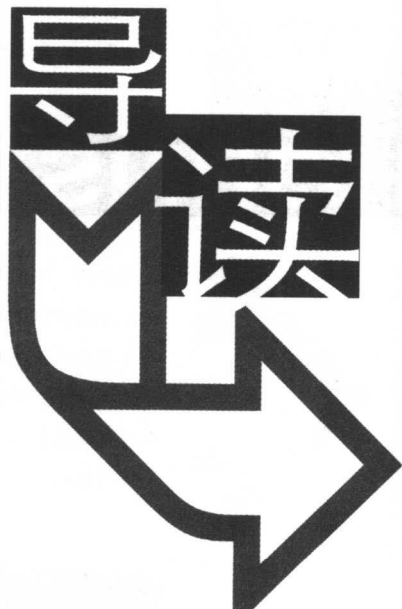


THORNS

1955年是西尔弗伯格人生的转折点，这一年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阿尔法C星球上的叛乱》（Revolt on Alpha C）得以出版；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，他遇到了科幻作家兰德尔·加勒特——此人不仅帮助西尔弗伯格结识了一些著名的科幻编辑，而且还与他以“罗伯特·兰德尔”的笔名共同创作了大量的公式化科幻

罗伯特·西尔弗伯格是美国科幻与奇幻界最著名的多产作家之一，素有“小说工厂”之称。自1954年开始发表小说至今，他已经出版了77部长篇小说，11部系列小说，36部小说集，30本非小说类作品；编辑了88部文选；42次获星云奖与雨果奖提名，并最终赢得了5座星云奖奖杯和5座雨果奖奖杯；97次获《轨迹》杂志读者投票奖提名，5次捧走奖杯。

西尔弗伯格1935年1月15日出生于美国纽约。童年时，他的性格内向，只有通过阅读科幻与奇幻小说来排遣生活的苦闷；1949年，他创办了一本叫作《太空船》（Spaceship）的科幻爱好者杂志；五年后，他的第一篇小说《戈尔贡星球》（Gorgon Planet）在英国科幻杂志《星云》上发表。



导读



小说，其中有近 30 篇得以发表。

1956 年，西尔弗伯格从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专业毕业。之后，他便开始不断地在廉价科幻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。21 岁时，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雨果奖“最具希望的新作者奖”，从而成为获得此项大奖最年轻的作家。西尔弗伯格的创作速度惊人，为了避免自己名字出现的频率过高，他使用过为数众多的笔名。他拥有准确地按照编辑的要求写作的能力，只要有人告诉他一个主题和文章的长度，他最快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就完成一篇小说。除科幻与奇幻小说外，他还创作了许多其他类型的作品，比如神秘小说和西部小说。

这种迎合市场的写作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很明显的。西尔弗伯格的小说创作很快就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，他长期不能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，而高强度的工作也最终使他不堪重负。1959 年，西尔弗伯格宣布自己将不再从事科幻创作，转而开始创作青少年读物。直到弗雷德里克·波尔担任《银河科幻小说》的主编之后，他才又重新投入科幻创作之中。在这一时期，西尔弗伯格的小说比他的早期作品更加深刻，人物更加丰满生动，而情节也更加复杂曲折；他不仅取法于当时科幻小说中的



THORNS



成功之作，而且还进一步拓宽视野，从各个文学门类的优秀作品中汲取精华，为己所用。不过，西尔弗伯格这一时期的小说主题，几乎毫无例外地集中在对人性阴暗面的探讨上，作品中充满了孤独感和被排斥感，结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团圆喜剧，而带上了浓重的悲观和矛盾的色彩。这一时期，他的代表作有《荆棘》(Thorns，



1967)、《夜翼》(Nightwings, 1969)、《内心垂死》(Dying Inside, 1972)等。

1975年,因为体力透支,西尔弗伯格不得不又一次宣布“封笔”。当他在1980年再次重返文坛时,他的小说中已经没有了纯粹的“坏蛋”——他对所有的角色身上都倾注了“爱”;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小说平淡无奇,缺乏感染力;相反,它们都有着激烈的戏剧冲突,并且能让读者看到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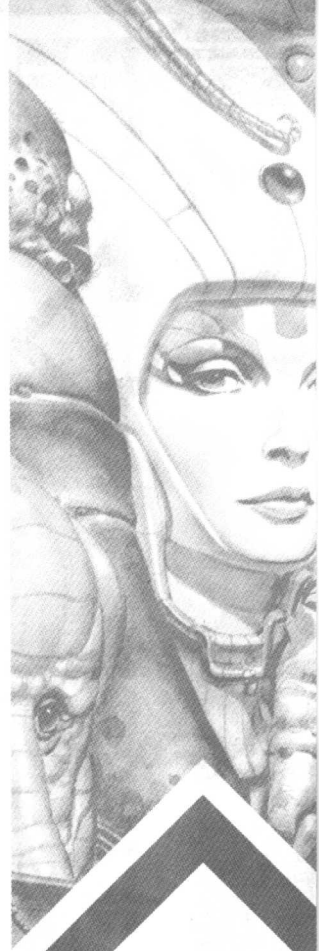
1986年,西尔弗伯格离婚后与作家卡伦·哈伯结婚,夫妻二人目前居住在旧金山。他新近创作的小说有《回家的漫漫旅途》(The Longest Way Home, 2002)、《睡梦之王》(The King of Dreams, 2003)、《月相》(Phases of the Moon, 2004)、《世界之门》(The Gate of Worlds, 2005)等;与此同时,他以前创作的经典作品仍然不断再版。

2004年,为了表彰西尔弗伯格为美国幻想文学做出的杰出贡献,美国科幻与奇幻作家协会(SFWA)授予他“大师奖”,这是一个科幻与奇幻作家一生中所能获得最高荣誉。西尔弗伯格当之无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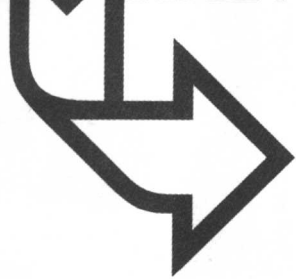
《荆棘》是西尔弗伯格科幻创作巅峰时期的作品,也

是他最成功的科幻小说之一。

尽管《荆棘》被认为是一部披了科幻外衣的典型的“软科幻”,但它却为西尔弗伯格赢得广泛的读者支持。《荆棘》的成功之处,有一位科幻作家进行了非常恰当的概括:“20岁时我从《荆棘》中看到的更多是科幻;而中年时重读《荆棘》,我从中看到的却更多是情感。”



导读



THORNS



小说的名字“荆棘”正暗示了贯穿整个故事始终的情感，那就是痛苦。小说以痛苦开头，也以痛苦结束。痛苦充满了小说中每个人物的内心。

布鲁斯在一次航行任务当中，被不知名的外星人剥皮抽筋，改造成了一个眼皮左右开启、手上长着触手的怪物，然后又被送回地球。布鲁斯的痛苦在于被先进技术剥夺了自我的身份。而洛娜的痛苦则在于她的卵子被取出来，人工孵化成了上百个孩子，可是她却一个孩子也得不到——先进技术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。正是他们的痛苦让媒体大亨奇克垂涎三尺。奇克也充满了痛苦，不同的是这些痛苦是他从别人心中攫取的。当奇克把那两位被科技所异化、充满痛苦的人撮合到一起，准备制造出最极致的痛苦，享受情感的盛宴时，一种他无法掌控的情感悄悄地萌芽了。有人认为最后一节是小说的高潮，的确结尾表达了作者面对科技的异化、同类的残害，提供出的一条破解之道。这条道路是痛苦的对立面，同时也把痛苦包含在内。尽管最终的高潮持续时间很短，可正是因为它，前面没有止境的星际漫游也变得值得去期待了。

西尔弗伯格写作《荆棘》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，当时的美国处于动荡之中，民权运动要求结束种族隔离，越



南战争给美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，人民反战情绪高涨。而在种族隔离与越战的背后，我们似乎都能看到那个以人类痛苦为食的肥胖的奇克的身影。现在越战早已成为历史，美国大学校园里也可以看到黑人小伙子搂着白人姑娘的动人景象。也许这正暗合了西尔弗伯格在《荆棘》当中所揭示出的那条救赎之道。

目录

THORNS

CONTENTS

- 1、神经的歌声·····2
- 2、地面的太空·····11
- 3、秘密谈话·····18
- 4、风暴之子·····23
- 5、奇克的密谋·····31
- 6、发发慈悲,让我死吧·····35
- 7、死神临近·····41
- 8、忧伤的圣母悼歌·····45
- 9、初次对话·····52
- 10、一磅肉·····62
- 11、夜间请勿独行·····64
- 12、地狱里没有愤怒·····70
- 13、光明的前景来临·····80
- 14、从此幸福·····83
- 15、真诚的结合·····87
- 16、展开寒冷的翅膀·····93



THE
GOLDEN
AGE
OF
HORROR
STORIES

卡米拉：先生，请脱下面具。

奇异人：有必要吗？

卡斯德拉：已经到了卸装时间。我们都已经摘下面具，就剩您了。

奇异人：我没有戴面具。

卡米拉：（惊恐地，转向卡斯德拉）他没戴面具？没戴面具？

——《黄袍国王》^①第二场第一幕



①《黄袍国王》是一本“书中书”，一本短篇恐怖故事集，每一篇故事都在描述不同职业、不同性别的人在读了一部名为《黄袍国王》的歌剧剧本之后所产生的恐怖变化。其时代背景为1920年的美国与欧洲。

1、神经的歌声

“痛苦给我们带来启示。”邓肯·奇克喘息着说。

他登上一级级透明的阶梯，爬向办公室。远远的高处摆着锃亮的办公桌和嵌入式通信系统。奇克通过这些设备来控制自己的帝国。他本来可以借助重力装置升上去，但每天早晨他还是强迫自己一步步地爬上去。

一伙跟班陪着奇克攀登阶梯。他们是：利昂提斯·德阿莫，这人长着张爱说话的猩猩嘴；能干的巴特·奥德阿德和汤姆·尼克雷德斯，以及其他随行人员。正在再次领悟痛苦的奇克则是这群人的中心。

他身上的肥肉抖动着，像波浪般翻涌着。在内部支撑他那巨大身躯的白色骨架渴望得到放松的机会。重达六百磅的肉构成了邓肯·奇克的身体。硕大而坚韧的心脏绝望地跳动着，将精力输送给巨大的肢体。奇克一级一级地向上爬。这条路弯来拐去，最终通向顶部离地四十码高的王座。一路上大片热发光真菌争先恐后地闪烁光芒，黄色的紫苑顶端泛红，有节奏地散发出一阵阵温暖 and 光亮。

眼下正是冬季，街上有些新雪的痕迹，铅灰色的天空刚刚蒙蒙亮。奇克喘息着，奇克攀登着。

奥德阿德说：“那个白痴十一分钟内就到了，先生，他会给您表演的。”

“现在我有点儿烦，”奇克说，“但不管怎样，我还是想见见他。”

“我们可以试试考问他，”狡猾的德阿莫轻声建议，“这样也许他的数字天赋会发挥得更充分。”

奇克啐了口痰。利昂提斯·德阿莫赶紧把身体往后缩，好像在避开一股喷向自己的酸液。大家继续攀登。奇克胖胖的手无力地伸向闪光的金属护栏。肌肉在厚厚的脂肪下面缠结、颤动。奇克努力向上爬着，几乎不停下来休息。

体内的痛苦让他产生晕眩和欣喜的感觉。平时，他更倾向于间接地体验痛苦，但现在是在早上，阶梯是他自己所面对的挑战。向上，向上，向着王座。他一级又一级地爬着，心脏在抗议，肠子在厚厚的肉层底下扭曲，腰在颤抖，骨头在重压下弯曲变形。

周围那伙跟班正虎视眈眈。假如他掉下去会发生什么呢？十个人才能把他抬回这里。假如痉挛的心脏在疯狂的跳动中出了问题会怎样呢？假如在那些随从的眼皮底下，他的眼睛变得呆滞了又会发生什么呢？

如果他的权力在空气里散发掉，他们会欢天喜地吗？

要是没有抓稳护栏，失足跌倒，自己手中掌控的生杀大权也由此削弱，他们会欣喜若狂吗？

当然，当然。奇克薄薄的嘴唇在冷笑中弯曲。他长着瘦削的人才会有有的嘴唇。即使被烧成灰也认得出那是贝都因人^①的嘴唇。正因为如此，他的嘴唇并不是又油又肥的样子。

第十六级阶梯近在眼前了。奇克一步踏上去。汗液从毛孔里蒸发出来。他停顿了一下，费力地把重心从左脚脚趾移向右脚脚踝。做他的脚一辈子也别指望能得到什么回报，更谈不上有什么愉快。右脚踝关节筋疲力尽，根本不听使唤。他放慢速度，把手

①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游民。

放在最后的阶梯上狠命地一撑。宝座向他展开双臂，高兴地迎接他的到来。

奇克把自己埋进宝座，感受着宝座对自己的呵护。柔软的椅面带给他舒适感，海绵线滑进奇克的衣服，吸干他肉体上沟沟壑壑里的汗水。隐形针也滑进去，喷出有益身心的液体。负担过重的心脏原先雷鸣般的跳动声逐渐转为低沉。纠结紧张的肌肉也渐渐松弛。奇克脸上呈现出了微笑。新的一天已经开始；一切都还令人满意。

利昂提斯·德阿莫说：“太让我吃惊了，先生，您爬得可真轻松啊。”

“你认为我太胖了，爬不动了？”

“先生，我——”

“困难的奇妙之处，”奇克说，“在于正是它推动了整个世界的运转。”

“我去把白痴带来。”德阿莫说。

“是白痴专家，”奇克纠正了他，“我对白痴不感兴趣。”

“当然。白痴专家。当然。”

德阿莫从后墙的一个虹形门溜了出去。奇克往椅背上一靠，手臂交叠抱起，放在紧密相连的宽大的胸脯和肚子上，眼睛向下望去，整个屋子开阔的空间又高又深，萤火虫在其间四处飘浮，奇克一直都喜欢发光的东西。

发光吧，发光吧，发光吧，如果他有闲工夫，他甚至会自己布置建筑的灯光。

在远远的底层地面上，奇克每天开始攀登的地方，人影晃动，大家忙得不亦乐乎，正做着奇克安排的事情。在这个房间的墙外，其他房子像蜂巢一样排列着，构成整座八边形的建筑，这里则是核心。奇克创建了一个超级组织。在一个巨大而平庸的宇宙中，他

开拓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私人领地。他的领地得以存在的原因是，整个世界的快乐仍然建立于痛苦之上。如果说屠杀、战争、飞行事故等灾难所带来的心灵震撼是从前的苦难主题，那么现在奇克有能力提供更强劲、更极端、更直接的替代物。即使已经功成名就，他仍然拼命工作，为很多人提供快乐，也给很少的一些人带来痛苦，为自己则同时带来快乐和痛苦。

他的基因好像是为他的事业而特制的：靠感知痛苦，消化痛苦为生，就和其他生物靠消化面包和肉维持生命一样。他是观众口味的忠诚代表，所以完全有能力满足众多观众的内在需要。尽管随着时间流逝，他的接收能力大不如前，但他仍然贪得无厌。现在他为自己设置了痛苦情感的盛宴，这儿尝一口鲜肉，那儿咬一口血糊糊的布丁，为了能尝到更加残忍的痛苦而节约胃口，一味搜寻着新鲜的和古老的更可怕的情感。

他转向奥德阿德说道：“我不觉得那个白痴专家值得我们浪费时间，你仍在监视宇航员布鲁斯吗？”

“每天都在监视，先生。”奥德阿德办事干脆，有一双深灰色的眼睛和让人信赖的面孔，现在更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，“监视一直在继续。”

“你呢，尼克？那个姑娘？”

“她很呆滞，”尼克雷德斯说，“但我一直监视她。”

“布鲁斯和那姑娘……”奇克沉思着，“两个吝啬鬼。我们需要一项新计划，也许……也许……”

德阿莫在对面再次出现，站在一个伸出的踏板上。白痴专家平静地站在他旁边。奇克略向前倾，肚子上的肥肉一层叠着一层。他假装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。

“这是大卫·默兰格。”德阿莫说。

默兰格四十岁，但他高高的额头上没有一点儿皱纹，眼睛像



孩子似的天真。他看上去脸色苍白，身上湿漉漉的，好像刚从泥里被挖出来。德阿莫把他打扮一新，给他穿上镶有金属线的闪闪发光的长袍，但是装扮的效果却很奇怪，那件外套的优雅与尊贵丧失殆尽，反而衬托出默兰格的一脸天真、奶气十足。

没有谁愿意花大价钱购买天真。而为大家提供所需是奇克的生意。但是把天真和别的什么配搭起来有可能迎合现在的口味。

奇克一边用左手把玩着电脑，一边说：“早上好，大卫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昨天晚上下雪了。我喜欢雪。”

“雪很快就会消失，机器正在融化它们。”

“我能到雪里去玩就好了。”他满怀希望地说。

“你会被冻坏的，”奇克说，“大卫，2002年2月15号是星期几？”

“星期五。”

“1968年4月20号呢？”

“星期六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只能是那样。”默兰格简单地说。

“美国第十三任总统是谁？”

“菲尔莫尔。”

“总统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他住在白宫里。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他住在白宫。”奇克温和地说，“但他的工作是什么呢？”

“是住在白宫，有时候他们会放他出来。”

“1891年11月20号是星期几？”

“星期五。”

“1811年，哪一个月的第五天是星期一？”

“只有8月。”

“下一次出现2月29日，同时又是周六的情况，会在哪年？”

默兰格傻傻地笑了起来，“那太容易。每四年才有一个2月29日，所以——”

“好吧。给我解释一下闰年。”

一片茫然。

“你不知道原因吗，大卫？”

德阿莫说：“先生，他能说出从第一年开始直到现在，九千年来任何一天是星期几，但他无法作任何解释。再试试他的天气预报能力吧。”

奇克的话题急转，“告诉我2031年8月14日的天气情况，大卫。”

响亮而平静的声音回答道：“早上气温凉爽，到下午两点受龙卷风影响，东海岸气温将升至一百零三华氏度左右。午后七点气温降为八十二度，一直保持到午夜。之后开始降雨。”

“那天你在哪里？”奇克问。

“和我弟弟、妹妹、爸爸、妈妈在一起。”

“那天你心情怎么样？”

“？”

“那天有人伤害你吗？”

默兰格点头。

“弟弟踢我的脚，妹妹抓我的头发。早饭时母亲给我吃化学食品。后来我出去玩的时候，一个男孩用石头打我的狗。然后——”

默兰格的声音里不带一丝情感。他讲述童年的痛苦时，声音就和讲述1794年9月第三个星期二的日期一样平淡无味。但是真实的痛苦隐藏在他表面的幼稚和呆板之后。奇克感觉到了。他让默兰格唠唠叨叨地继续说下去，只是偶尔问个提示性的问题。

奇克闭上了眼睛，这样能更好地接触到藏在默兰格大脑里的深层隐痛。陈旧的痛苦在屋子内部涌动。一条死金鱼，暴跳如雷的父亲，长着玫瑰色胸脯的赤裸的女孩在临死前说出最后一句话。那些小小的痛苦都在那里，都能被接触到：四十岁的默格兰，有着原始而残缺的心灵，他是一座人类岛屿，很好地被从周围的风暴海洋中隔离开来。

述说终于接近尾声。奇克现在已获得丰富的滋养。他有些不耐烦了。

为了早些结束谈话，他把话题又转回这白痴专家的记忆能力方面。

“大卫，记住这些数字：96748759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还有这些：32807887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还有：333141187698。”

默兰格等待着。奇克说：“好，全说出来，大卫。”

数字从他嘴里流淌出来：“9674875932807887333141187698。”

“大卫，7 乘 12 是多少？”

短暂的停顿。“64？”

“不对。16 减 9 等于多少？”

“10？”

“你能把一本日历倒背如流，那你为什么不会做算术？”

默兰格愉快地笑着，什么也没说。

“大卫，你思考过为什么自己是现在这样吗？”

“是什么样？”默兰格问道。

这下奇克满意了。

能从大卫·默兰格身上得到的惟一乐趣就是感受他的低能。奇